

首届网络小说创作大赛入围作品

秘境 III

迷失的绝世秘藏

冷娃◎著

一份不为名利的肝胆侠义
一场乱世纷争里的夺宝传奇

这是一本另类的盗墓笔记，真实而又悬疑，诡谲而又灵异，一个不可能可能，将带我们一起走进隐没了千年的神奇秘境。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秘境 III

迷失的绝世秘藏

——揭秘隐没的青铜帝国

冷娃◎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秘境. 3, 绝世秘藏 / 冷娃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221-09778-1

I. ①秘… II. ①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4439 号

秘境 3

迷失的绝世秘藏

Mijing 3 Mishi De Jueshi Mizang

作者 冷娃

责任编辑 张云端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55 千字 印张 14.5

ISBN 978-7-221-09778-1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秘境叁

第一章 「樱花」与「西北风」…… 1

第七章 孤胆英雄…… 63

第二章 将计就计…… 12

第八章 喋血营救…… 73

第三章 故人相逢…… 20

第九章 大梦初醒…… 85

第四章 福祸相依…… 32

第十章 错爱…… 96

第五章 骨肉相残…… 43

第十一章 顺水推舟…… 100

第六章 致命情人…… 54

第十二章 大师复活…… 109

秘境

叁

第十三章 新坟情仇……

119

第十九章 鬼肠地洞……

182

第十四章 最后的葬礼……

128

第二十章 青铜万舟……

191

第十五章 旋转死亡……

136

第二十一章 魔鬼彼岸……

202

第十六章 初入鬼谷……

146

第二十二章 地狱重生……

213

第十七章 鬼风口……

157

第二十三章 青铜秘境……

222

第十八章 激流勇进……

170

后记……

226



1937年9月，板垣征四郎率日本华北派遣军第5师团向山西省灵丘、平型关挺进。

1937年10月26日，娘子关被日军占领。

1937年10月30日，阳泉被日军占领。

1937年11月2日，昔阳被日军占领。

1937年11月9日，太原被日军占领。

1938年2月，长治、临汾被日军占领。

1938年3月，日军攻占运城、风陵渡，逼近陕西，和黄河南岸的西北军对峙。

这天，在风陵渡渡口，福田正雄来回踱步，焦急地望着黄河对岸。他派出去和毒蝎联系的人已经是第三批了，直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要是再无音信，他就得设法亲自出马，但他在西安城多年，有那么多人记得他的脸，要亲自过黄河，潜入西安，非常危险。

隐藏在西安的毒蝎是谁？这困扰了福田正雄很久。有谁还会像他福田正雄一样，在西安有如此能量？但这个毒蝎，的确在他最狼狈的时候救了他。

总部这回的意图很明显，策应配合毒蝎是他的主要任务，“拿下陕西，周原的地下秘宝就是属于天皇的。至于你手中的密牍草图，其实一钱不值，你姐夫毕先生的那块密牍，早就到了我们人的手里，你只需密切配合毒蝎，搞到另外半块密牍即可。”

福田正雄初次从上级嘴里听到这个信息时十分震惊，他甚至断定他师父山

中和军方有所牵连，这个守财奴多年没有回国，难道他也效忠天皇了吗？他只是个老奸巨猾的商人，连扳机都扣不动，这怎么可能？

“哈哈，福田君别胡思乱想啦，你师父山中先生早把你抛弃了，他说你总是手太软，百无一用。不过，你是一位非常合格的日本军人，这一点，山中先生望尘莫及，总部不会抛弃你，大日本天皇不会亏待你，祝你协助毒蝎，马到成功！”

上级越这样说，福田正雄越觉得自己成了一杆没有生命的枪，谁拥有，谁就能随意使唤，当年，山中先生也把他当枪使。

脚下的黄河在低声咆哮，水面上的风吹过来，带来了一阵寒意，福田正雄裹紧了风衣，感觉天上有雨淅淅沥沥地落了下来。这时，一个士兵跑步过来，递给他一封电报。

“报告大佐，总部急电！”

福田正雄接过一看，转身离开河岸，跳上了停在路边的跨斗摩托。

远在西安的毒蝎回电总部：“原路已断，长安的天气很潮湿，已不适应蝎子生存，请求紧急启动第二套方案。”这就是说，他派出去的三批急先锋，都已经命归西天了。这也太不拿人命当回事了吧，这些人可是他半年多来辛辛苦苦训练出来的谍报高手，三个月不到，说没就没啦。

福田正雄摇了摇头。跟着大部队，从北平攻到山西，一路上死了那么多人，真是不值得。偷和抢目的是一样的，可付出的代价要小多了。虽然自己已做了军人，但他内心深处还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商人意识。

福田正雄一路心事沉沉，有些糊涂，不知道第二套方案会是什么。关键的问题是，有些事情来龙去脉，他还没有搞清楚，比如谁偷走了姐夫毕先生的密牍？那可是在父亲福田中村的棺材里藏着，毕众生亲口告诉他的秘密，密牍丢了，还不是他要背黑锅？可能妹妹杏子一定恨死他了。这事他一想起来，心里就不是个滋味，有种被人愚弄了的感觉。福田倒腾古董久了，总想把问题明朗化，可眼下的任务并不需要他搞清楚，只需他策应和服从，这一刻，福田正雄心里很纠结。

此时，载着他的跨斗开得飞快，他把手不稳，车轮刚好碾过一个土坎，福田正雄一下子从跨斗里被颠了出来，一连几个打滚，摔到了路边的麦地里。

福田正雄爬起来，气呼呼地冲向摩托车，对着那个驾驶摩托的士兵左右开弓，几个大耳刮子上去了，嘴里咆哮着：“八嘎！怎么开的车？！想摔死我不是？”

今天真倒霉，损兵折将，回去免不了在电话里接受上司斥责，“事实是，他派出的三批人全部报销，是因为你们以前的网破了，这与我何干？”但这个屈

死鬼他不做谁做？

“八嘎！你们这些饭桶，去一个死一个，去两个死一双，你是怎么安排的？！”

“哈伊！我是按咱们原……原计划部署的啊！”福田正雄有些语塞，他知道他的解释是多余的。

“你没教给他们脱身吗？蠢猪！你们是潜入，不是进攻，明白吗？”

“哈伊！哈伊！”福田正雄有嘴说不清，双脚一碰，只有“哈伊”的份儿。其实，他心里在骂，你他妈的才是蠢猪，失误不在这里，我只是按照计划行事，上司的脑袋一定是进水了，如果让他去周原的蝎子洞走走，挨上那么几刺，可能他才会清醒。

“新方案三天后我会派人送到，这次计划跟进，一步都不能错，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你可明白？”

“哈伊！哈伊！”

此时，在西安，王探长抽空回了一趟姬府，进了自家房门，他看见姐姐盈月、夫人惠子和家里的女佣一起，正哄着他的那一双龙凤胎不亦乐乎。几个女人根本不拿正眼看他一下，就跟没人进来似的。

王探长摇了摇头，轻手轻脚地退出了房子，出门上车，又回到了警署。

自打惠子给他生了一双龙凤胎，他在姐姐和惠子眼里，基本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大概女人都是如此，做母亲是伟大的，做丈夫的就得牺牲自己，给孩子腾出足够的空间，甚至把自己作为男人的角色在特定时间内也要彻底忘掉，这真让王探长有些受不了。好在手头的事情很多，家里好多事已无暇顾及，反正有姐姐撑着，他也懒得去管。

最近姬掌柜似乎也很少回去，看样子姬府的女主人们乐翻了天，惠子的龙凤胎让姐姐盈月喜不自禁。与其说她是如此疼爱惠子，不如说姐姐盈月是在行使王探长母亲的角色，她把对弟弟王珪的厚爱，寄托在了一对可爱的孩子身上。妻子惠子已从一个准特工人员彻底脱岗，成了一位彻头彻尾的居家少妇。作为王珪的夫人，她很合格，也许这正是姐姐盈月一直期盼的结果，女人嘛，相夫教子第一，玩儿命打天下是男人的事情。

大敌当前，最近日本特务在西安活动得很厉害，王探长他们已经先后抓了几批，但都是些打前站的小角色，大鱼隐而不见，频频漏网，这让王探长十分头疼。眼下全面抗日，一致对外的大方针不变，王探长几乎把部署在红色边区地带的特务主力大多撤回了西安，以应付日本间谍的潜入，但重庆的老板知道后很是

不悦，王探长当然明白个中滋味，他迅速做了调整，又把重点转移到了延安这边。

但这边姬掌柜催得很急，要搞清日本间谍潜入西安的具体目的，眼下还找不到任何突破口，麻烦的是，他们并不使用电台联络，作为分秒必争的军事情报有些不太正常，这些日本鬼子到底要干什么？

“探长，日本人死活不说，我们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不行全做了算了，留着还管吃管喝占地地方！”王探长手下的警探老张进来，做了个砍头的手势汇报说。

“别着急，饿他几天，拣最软的柿子捏，我不相信狗日的日本人个个都是硬汉子！”

“好的，西关王家寨有座地下水牢还闲着，听说那里的蝎子不认人，我要不就关进去几个，不愁他们不开口。”老张临走又转身回来献计说。

“哦，这倒是个好主意，你马上去办，记住，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是，探长，你就放心回家抱娃去吧，我保证，明天早晨，我一定能给你问出名堂！”老张笑着说，他知道王探长福大命大，同事惠子给他生了一对龙凤胎，她一个人管不过来。

王探长笑着自嘲道：“去去去！这两个娃，现在是姬府的金疙瘩银疙瘩，我哪里能抱得上呀？唉，刚刚被赶出来，还没地方去呢！”

第二天刚刚上班，老张便急匆匆地进了王探长的办公室，两眼发红但却面有喜色，看样子一晚上没睡觉了。

“哦，老张，辛苦了，快坐快坐！狗日的松口了没有？”王探长马上起身，拉老张坐在椅子上。平时王探长很少有架子，和手下的关系都十分好。

“哈哈，挨不住蝎子蜇，比咱那七十二般酷刑有效多了，狗日的松口啦，哈哈！”

“是吗？怎么个情况？”王探长给老张推过一杯水问。

“他们是来和一个叫毒蝎的特务接头，具体任务不详，这个你应该知道，干间谍的都这个情况！”老张喝了口水说。

“哦，毒蝎，我们的老对手了，但这个人从不使用电台联络，藏匿很深。他们从何而来？”王探长问。

“离我们不远，风陵渡。老大啊，整个黄河北岸山西境内的码头，全落在日本人手里啦，他妈的，打到咱家门口来了。咱这个差事难干啊，还是当兵痛快，机枪一搂，先放倒一大片再说，死了也值了。”老张说着就发起了牢骚。

“别心急，我也和你一样，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想杀鬼子，有的是机会。

这样吧，留几个有用的吧，把那两个顽固不化的，找个好茬，你替我先做了吧。手放硬，心放狠，别给咱陕西冷娃丢脸！”

“好！我的刀子有几年没沾血了，谢谢老大给我机会，我这就去把狗日的做了！”老张兴奋地站了起来，拔腿要走，王探长拦住问道：

“哦，差点忘了，你仔细问过没有？是谁派他们来的？”

“探长自己看吧，笔录在你办公桌上，这日本人名字真他妈的别扭难记，哈哈，我给忘了！”

老张走后，王探长翻开笔录，在最后一页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福田正雄。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禁不住拍案而起，随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接通了姬掌柜。

“很明显，福田正雄是冲着咱这半块密牍来的，我怀疑日月盒在毒蝎手里。这么久了，你怎么搞的，连这个毒蝎的一点线索都搞不到！你能不能问问你们老板，在日军内部，不也有你们的内线吗？”姬顺臣责备小舅子说。

“难呀，老板的心思不在这里，你不是不知道，我快被他骂得狗血喷头了，我已没有多余的人力把这件事情查下去。”

“头在你肩膀上长着，由不得他，你这样下去我们会很危险，明白吗？”

“我明白，但你也应该清楚，如果福田正雄真的为密牍而来，那么，他的行动就是独立于军事侦察之外的一种另类绝密。这个毒蝎甚至连电台也没有启用过，要想抓住他的蛛丝马迹，难度很大啊！”

“是啊，这一点我清楚，你看，我们能不能想个万全之策，引蛇出洞呢？”

“毒蝎已经把这次潜入的这些人彻底放弃了，他有可能启用新的联络方式，会更隐蔽。引蛇出洞？嘿嘿，他是不会上当的。”

“不管怎么样，你得占住先机，等他动手了，我们会很被动。我以为，首先搞清这个毒蝎的背景是当务之急，知己知彼，才能抓住狐狸尾巴。这样吧，听说你们老板对古董书画颇有兴趣，我这里正好有一些，咱给他备份厚礼，你即刻托人带去，老板是聪明人，他自会告诉你毒蝎的真身，你看如何？”姬顺臣心生一计，只有舍才能得，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看可以，这样我也好说话，不过，老板胃口很大，姬掌柜不怕他回头打密牍的主意？”王探长了解老板，毕竟做他手下多年了，戴笠这个人心机很深，孙殿英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有这个可能。但密牍目前尚未完全破解，再说，我坚信祖宗神器之玄秘，

不是谁想得到就能得到的，欲望太重了反而会引火烧身。”姬顺臣回答说。

一个多星期后，老板果然给王探长发来了一封满意的谍报。

老板发来的谍报称，日军最高谍报机关最近重新开始一个代号为“樱花3号”的非军事行动计划。据内线报，这个“樱花3号”计划，早在六年前就启动了，因其独立于军事战略之外，开始不久就被束之高阁，表面上一直呈死亡状态，没想到在军事占领整个儿铺开，“樱花3号”又重新复活，其具体内容不详。

至于毒蝎，这个人很少在大的谍报行动中出现，目前还摸不出他的底细，只知道这个人一直隐匿在中国西北。老板最后提醒，也许这些情报和你们的“西北风”行动有关，因为他觉得，不管是“樱花3号”，还是“西北风”，这两个行动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

王探长很快把这些情况反馈给了姬顺臣，姬顺臣告诉他，他们对密牍的破解，有了很大的突破，初步结论，木牍本身就是一块开启地下宝窟机关的密钥，而且不止一处要用到。接下来，他准备让那华配合王探长，设法从福田正雄那里打开缺口，因为无论是老板的谍报，还是那华东渡的结果，都进一步地证明了另外半块密牍就在“樱花3号”的计划里，不排除毒蝎或者福田正雄他们已把密牍带进了中国境内。姬顺臣让他晚上回趟家，他到时也会回去，有些话，回家以后再和他具体详说。

王探长听完大悦，和那华联手，一直是他期待的，或许这样，以后见到姐姐盈月，就有话题说了。他松了一口气，刚想坐下好好轻松一番，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接通后，才知道是老板亲自打来的。

王探长呼地站了起来，没有紧急大事，老板很少亲自找他。

老板的态度非常和气，先是肯定和勉励了王探长几句，这是在示意，他送过去的东西已经收到了。最后老板叮咛他，该办的事必须办好，但对“西北风”行动的参与，也不能完全松手，如有大的进展，可随时直接向他报告。

王探长慢慢地放下电话，他感觉姐夫姬顺臣的麻烦来了，除了对付日本人，上面的关系也很不好处理。

傍晚，王探长回到姬府，进了自己的房子，没想到惠子一个人在屋里。她显然经过了精心的打扮，光艳逼人，含情脉脉。估计是姬掌柜事先给姐姐盈月打了招呼，要不然惠子怎么会知道他回来？他已经有一个星期没回家了，疲惫不堪。

他刚进门口，惠子就旁若无人地扑进了他怀里，大概有五六个月了，王探长还没有机会如此贴近惠子。做了母亲的女人，温顺，饱满，更是有了与日俱增的傲气，也许她再也不会彻底地依靠那个男人，因为她的自傲在于，她有令人骄

傲的孩子——臭男人，我可以没有你。

“哦，惠子，我快累死了，松开松开，让我先把门关上，好吗？王妈在外面干活呢！”王探长摸着她的一头长发说。

“我不，我不！让门开着去，你是我男人，我还怕谁看见不成，就要抱你，就要抱你！”

姬顺臣晚上回家后，打发盈月过去，叫过来了小舅子。

“王垚，我们不能就这么死等着对手露头，我有个主意，你找个人过黄河，顺路去摸摸福田正雄的情况如何？”

“哦，你是说，让我放一个特务回去，我的人跟在他屁股后过去？这事要和局长商量啊！”王探长明白姬顺臣的意思。不过前几天老陈失手，把两个日本间谍给弄死了，吴局长把他找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别装腔作势了，那还不是你的主意，老陈没那么大胆量。这件事先斩后奏，秘密进行，我会给你们局长一个解释，你尽快安排人选，拿出方案。至于如何顺利地渡过黄河，我这里自有安排，你不用操心。”

“好吧，不会是渭华游击队协助我这边过黄河吧？姬掌柜，最好是你们西北军，船翻了我可担当不起！”王探长说。

“你把你的事做好就行了，其他的事，你不用操心，绝对万无一失，那华明天就去你那边帮忙，你们好好合作合作吧。”

“嘿嘿，这是好事，欢迎欢迎，我正愁没得力的人手呢。听他说毕先生为找回那半块密牍，无奈当了鬼子兵，极有可能已随军进入了华北。我担心，毕先生这么做，会不会搅了我们的局？”

“会有一些影响，毕先生一旦动手，不管事情成败如何，敌人会更加谨慎，所以我们要提前行动，把对手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策应毕先生。”姬顺臣说道。

“哦，我明白。占领运城和风陵渡的是日军第14军团，我估计，福田正雄的总部可能设在运城，风陵渡渡口这边，估计只是福田正雄的一个前站。”

“具体得过去打听打探才能搞清楚，很难说福田正雄现在受制于日军哪支部队，但他一定缩在重军把守的军营里。原则上我们很被动，但我们必须搞清他具体在哪里，准备干什么。要是能截获他和他们总部的联络情报，那是最好不过了。”姬顺臣设想说。

“这个难度很大，整个山西现在全在日本人手里，我们过去在那边的网，基本上已经瘫痪，紧急启用得和老板商量。他很重视咱们密牍的破解进展，姬掌柜，你看，要不要我打个招呼给他？”

王探长这样说，也是在提醒姬顺臣，密牍的事情，最好自己解决，染上老板这边，麻烦就大了。尽管他是老板的人，但内心还是站在姬顺臣这边。

“不用了，我也只是有些想法，随意说说而已。我怀疑，很多疑点在咱们这边，从田掌柜遭黑枪，到占先生家的无名女尸，还有日月盒的迷失，以及疯娃的离奇之死，敌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密牍现在破解得八九不离十了，最近我要腾出时间来，好好打理一下思路，找找我们的纰漏究竟是出在了哪里。”

“我身上这块蝎玉环，你还没得到有价值的线索吗？真是奇怪，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就是好意奉送，主人也应该出头露面了吧！”王探长问。

“是啊，这件事我多方打听，已做了最大的努力，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相关的线索，或许这个神秘的人出了什么意外，又或许他正在路上。”姬顺臣说。

“我想让老陈过黄河，目前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这个人血性正气，不见风使舵，其他的人我不放心，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老陈是条关中好汉，这个任务非常危险，你最好和他商量一下，提前打个招呼，后顾之忧嘛，人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小。你别忘了，‘西北风’行动有特别经费，该关照的，一定要关照到位。”姬顺臣是个十分人性化的人，他想得比较周到。

“我知道了，这事我明天就具体安排。”王探长答应说。

最近两个月，姬顺臣一直忙着密牍的事，很少顾家，整个儿家里的事和面粉公司的大量业务，全让盈月一个人担当着，跑出跑进的，一定累坏了她。姬顺臣心里感到十分愧疚，准备今晚好好给夫人赔个不是。再说，有很久很久，他们没好好地在一起守过一个安逸的晚上了。不过，今天回来，夫人盈月看上去精神状态很好，非常开心。姬顺臣知道，盈月的喜悦和忘我，是惠子为弟弟王垚生下的那一对龙凤胎带来的。王家有根了，女人啊，有了孩子，往往就会忘了自己是谁。

王探长回到房间，看见姐姐还在和惠子说话，她们好像在嘀咕孩子的事情。盈月见他进来，方才起身。

“哦，王探长，你是个很不称职的父亲，十个月了，你抱过几次孩子？该给孩子起个好名字了，你们两口子今晚好好商量商量，我保留最终意见！”

盈月说着话，走到门口，顺手带上了房门，她甚至没正眼看王垚一眼。姐姐如此陌生的口气，是嘲弄还是指责？

女人真是不可思议，姐姐的话让王探长大惑不解。其实他不是不抱孩子，关键问题是，每次他回来，这两个宝贝疙瘩，他争都争不到自己手里，家里的女

人们都笑话他不会抱孩子。

“快过来啊，站那儿发什么神经，今晚姐姐让王妈照看孩子了，我们不用操心。快呀傻瓜，我都等不及啦。”

惠子眉目含情，起身走到床边，拉开了被子，她的肢体语言让王探长欲罢不能，但这种念头也仅仅是一闪而过。

“哦，我知道了，我去洗个澡！”

王探长说着话就到了门口，后面的惠子喊道：“回来，傻瓜，你已经洗过澡了，你今天这是怎么啦？糊涂了？还是看见我激动，看见姐姐害怕了？”

惠子过来关了房门，把一时有些懵懂的王探长拽着坐在了床边。

“抬脚，我给你脱鞋，臭男人，有了宝贝儿女就把老婆忘了！”惠子跪下来，一边为王探长解鞋带，一边埋怨。

“你也学会骂人啦，是跟咱姐学的吧。她可是个强人，还管着姬家的面粉厂呢，你倒好，成了全职太太，我快要忙疯了你知道吗？还得随时挨批。”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才不管你的那些臭事呢，你是活该！别动，脚还没洗呢！”王探长伸手去抠脚丫子，手被惠子一把打得缩了回去。

“哈哈，我是鸡还是狗？别忘了你的职责，我看你这样下去，连枪放在哪里都不知道了！”王探长开玩笑说。

“你既不是鸡也不是狗，你是不长记性的可爱的猪。我的枪，你去年拿去保养，不是放在你办公室了吗？傻瓜，把手伸过来，我给你擦擦！”惠子端过热水，摆出一条毛巾，把王探长的手拽了过去。

“妈呀，你看我这记性。外面现在局势很乱，日本特务乘虚而入，我们已捉住几批了。这年头，就是待在家里也不安全，有情报说，日本人要轰炸西安，明天我还是把枪拿回来，你放身边吧，这样我也放心。”

“别拿回来，有孩子，我怕走火，看见手枪我过敏。再说，我对武器不感兴趣了，有你有孩子，我已足够。”

“惠子同志，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改邪归正了不是？老板前天还问起过你，我不得不再次厚着脸皮，给你低三下四地请假。再过几个月，等咱俩孩子能走路了，你就得去上班，我这边缺人手。去年老蒋出事，老板过来后，把我狠训了一顿，西安是个敏感区域，老子的刀子都生锈了，包括你的枪。呵呵，那个跑掉的福田正雄又回来啦，这次，我得先把他的脚筋挑了再说！”

“是吗，这个人我早就忘了，好像是一个倒腾古董的，有啥价值？好了，在家莫谈公事，这是咱们的婚床，不是你的办公室。往里一点儿嘛，傻瓜，你要

让你老婆睡在地板上吗？”惠子脱了衣服，钻进了王探长怀里，使劲地把王探长朝床里边挤。

“哈哈，我求之不得！”王探长一使劲，把惠子抱着翻了个身，滚到了床里。

“慢点，慢点儿傻瓜！臭男人，你弄疼我了！”惠子娇喘微微，丰满热辣的身子紧紧地贴上了王探长的怀抱。

王探长经过一番激战，筋疲力尽，躺在惠子怀里，死猪一般地睡了过去，惠子睡眼朦胧，望着窗外有些陌生的月亮，久久不能入眠。

这边，盈月洗了澡，换了姬顺臣最喜欢的睡裙进入卧室。姬顺臣正倚在床头上看一本线装书，见她进来，搁下书说：“盈月，我看你既做姐姐又当妈，魂都让王垚的那两个宝贝疙瘩勾走了，一个奶妈不够，又给请了一个奶妈。呵呵，姬家当年是周原的大户，我爹吝啬，不给我请奶妈，买了两头奶羊喂着，我姬顺臣可是吃着羊奶长大的。”

“嘿嘿，这个我知道，那两个小家伙胃口挺大，饿狼一样的。咱王垚真是有福气，一次就把问题解决了，龙凤双全，多好的事啊，就受点麻烦吧，咱又不差那几个钱！咋了，姬大掌柜吃醋了吗？我的顺臣可是个大气之人。”盈月上了床，依偎在了姬顺臣怀里。

“随口说说而已，其实我也挺喜欢那两个小家伙，只是你这半年多太忙了，里里外外地跑，我怕把我的盈月累坏了嘛！”

“没事，我正能干着呢，每天过得充实得很，也好给你腾出时间。其实惠子说了多次了，嫌麻烦，让我把奶娘辞了，她出去买过几次洋奶粉，我都不放心洋货，没让孩子吃。”

“哦，是吗？哈哈，抵制洋货，立场坚定，是我姬顺臣的好老婆。不过，年轻人和你我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奶粉用起来更方便。”

“去，别挤对我了，你个没良心的，你知道你有多长时间没挨家里的床板了吗？”盈月翻身扑在了姬顺臣身上。

“哦，忙得团团转，估计三个多月了吧，委屈我的盈月了，我这边事情已有了头绪，往后好好陪你。怎么了盈月？这咋又哭上了？乖，听话！”

“你们何时是个头啊？日本人要过黄河了，有钱的都卖了家业，往大后方跑，香港美国去了不少，姬家够本了，你也该为孩子想想呀！顺臣！”

“那是造谣，有我们西北军呢，日本人过不了黄河。再说，香港也不安全，美国人迟早要和日本人开战，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抗战，保卫家园。”

“我就是有些担心嘛，下次给前线送物资，你不许去了，让易进去不就行

了嘛，听说日本人要轰炸西安，炸弹可不长眼睛。”

“你放心，出师未捷，我不会不小心的。我要是不在家，你千万要注意安全，不管路远路近，出门都坐咱家的车。司机老范和小李身手不错，你知道我们是战场上的生死兄弟，在外不要远离他们，这是非常时期，明白吗？不要耍性子。”姬顺臣交代说。

“知道了知道了，婆婆妈妈地老说，你就放心吧，我已经习惯了。呵呵，就是我和惠子坐车出门，他们护驾，惠子有些不自然，把我靠得紧紧的。当然，他们毕竟生疏，这也难免，搞个大男人坐在身边，如果是我，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哦，是吗？惠子可是特工出身，什么场面没见过？比你胆大多了，她怎么跟个小姑娘似的，害怕害羞了起来？”姬顺臣一头雾水，有些不太理解。

“行啦，人家现在是王垚的媳妇，身份不同了，总不能老是腰里别个枪，英姿飒爽，作花木兰状吧！”盈月的理由很充足，一句话把姬顺臣挡了回去。

“那倒也是。好了，家事说不尽，良宵值千金。盈月啊，你快把我压扁了，能不能换个位，让我解放解放？”

“压死你这个没良心的，我让你跑，让你跑，把我一个人扔家里！”盈月跪下来，紧紧地搂住姬顺臣的双腿，她的气息开始像河水一样流淌，漫过了姬顺臣的膝盖。



第二章 将计就计

王探长派出的特工老陈，在姬顺臣朋友的策应下，跟踪逃掉的日本间谍，趁着黎明前的黑暗，顺利地渡过了风陵渡渡口。

让老陈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特务并没有直接去找他的上司福田正雄，只是和渡口的日军守卫简单地交流了几句后，绕过附近的军营和镇子，一路向北，往运城方向而去。

老陈无奈之下，只好尾随，这个新动向，一下子打乱了王探长预定的方案，难道是福田正雄的前点转移了？

老陈嘱咐身边策应他的姬顺臣的朋友，要他摸清风陵渡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后，尽快返回西安，把这个异常情况报告给王探长。

“你一个人要小心，弄不好这是个圈套，是不是我们的跟踪行动提前走漏了风声？奇怪了，刚才咱们过河怎么会这么顺当？”

“不会的，这事绝对秘密，局里就只有我和王探长知道。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天快亮了，大白天不好走人，现在好像是出了风陵渡地面，我得紧跟上。”老陈边走边说。

两人正要就此别过，各奔南北，突然从路两侧闪出十几个日军，刷地打开了手电，把他们二人包围在了路中间。

“不许动！伙计，把枪放下，来者为客，我福田正雄只做买卖，不杀无辜之人！”

福田正雄话音刚落，这边姬顺臣的朋友就抬手一枪，寻声打了过去。这种情况下，他的反抗是徒劳的，几乎在同时，他的身上连中几枪，扑通一下，倒在